

秘密与权力

——
美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胡佛传



(美)理查德·吉德·鲍尔斯 著

秘密与权力

——美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胡佛传

(美) 理查德·吉德·鲍尔斯 著

成小琴 胡虹 于澄涛 译
刘志强 田玲 刘晓萍

戴济东 梁鹿亭 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秘密与权力

——美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胡佛传

(美) 理查德·吉德·鲍尔斯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4225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5.375印张407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11—187—6/D·148 定价：6.00元

印数：00001—10000册

DM58/14

内 容 简 介

美联邦调查局已故局长J·埃德加·胡佛是美国家喻户晓、世界遐迩闻名的人物，素负铁腕之名。他1917年22岁时进入调查局，1924年29岁时出任局长，直至他1972年77岁去世时止，共在调查局工作55年，担任局长48年。其间，美国白宫9易其主（共13届），司法部长更换19人，但他们都选择了胡佛任调查局长（不管是真心愿意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使他雄踞这一宝座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员沉浮不定的美国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在为历届总统的服务中，胡佛既有密切合作，又有不满对抗，然而他是尽职的，这使他得以独善其身。作为调查局长，他以合法与非法、秘密与公开的手段掌握着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的几乎全美国公民的档案，他手中掌握的秘密和档案材料几乎可以毁掉任何人。然而他并不疯狂，他恰到好处地运用秘密攫取权力、控制要人，又极为巧妙地使用权力保护秘密，使两者相辅相成，让自己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此外，他还成功地创建并管理了调查局，使它成为纪律严明、讲究科学、极有效率的政府机构，成为维护美国国内统治，执行反共国策的得力工具。本书即为胡佛的传记，它资料丰富、内容生动，对了解和研究美国的历史与社会，是十分有益的。由于胡佛靠反共起家，并终身反共，其观点许多是错误甚至反动的，读者在阅读时应注意分析与批判。

序 言

联邦调查局总部嵌在石头框架里的窗子，似乎在用怀疑的目光瞧着宾夕法尼亚大街，斜视着国会山和街道对面的司法部大楼。笨重的石头和金属障碍物遮住了总部大楼那笨重结构的内部画面。在石柱之间和高墙背后，人们只能看到它的暗影。至于总部内部的活动，局外人也只能是臆测而已。这个庞大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对于领导该局长达48年之久的埃德加·胡佛来说就是一座混凝土纪念馆。

胡佛领导联邦调查局这么长久，他似乎已成为华盛顿政治画面上的固定人物。他长着一副叭喇狗的面孔，眼睛小而斜视，牙关紧闭，鼻子扁平，容貌与众不同。任何稍有水平的漫画家仅勾上几笔便可以画出他的形象。这是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那警惕的双眼象是已经看到，而且还将要继续看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只有耳闻目睹过一切邪恶，而且认为这些邪恶已经危及国家的人才会有他这样一副怒容。

胡佛以联邦执法机构首脑和国内安全卫士的身份，在政府势力圈的最内层活动，在政治危机和国家危难关头担负着重任。他所领导的联邦调查局权力大、效率高，完全服从他的意志。历任总统和广大公众在最敏感和最困难的情况下都要靠这个机构去果断而有效地完成任务。

在他任职期间，他和他的联邦调查局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受到强大势力的保护，外人谁也不敢问津。他所掌握的国家机密包括共产党人的和间谍的档案、亿万个指纹以及要人和知名人士的材料卷宗，这些材料足以使他的所有批评者缄口无言，使他所向无敌。有些人将这些秘密看成是对政治自由的威胁，他们认为胡佛的

秘密权力是一个附在国民身上的可怕幽灵。

说来奇怪，这种神秘和权力对一些人来讲是如此地可怕，而对更多的美国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却使胡佛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胡佛竭力标榜使美国人怀念往昔的、经久不衰的宗教、爱国主义、进步信念和合理的道德秩序。他的庄严仪态给了这个国家不少安定与安全感。攻击他便等于攻击美国主义。众多的美国人坚信，胡佛的秘密权力就是抗拒旨在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邪恶势力的砥柱。

胡佛在30和40年代对罪犯和共产党人的讨伐使他成为国家的英雄。他捍卫传统道德的立场使他成了一个不容指责的政界人物。尼克松在胡佛的葬礼上将他誉为“国家道德、风尚和舆论的领袖之一”。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深感有必要在家族关系、做礼拜及服从权力方面对全国人民进行教导。他宣称，这些是对付犯罪和颠覆的唯一有效武器。他还谴责任何贬低个人与公共行为的道德含意的思想。他在演说中以传统价值和风尚的卫士的姿态出现。胡佛的声誉就是由一些事实、传统、机密和无休止之道德说教混合而造成的。公众对他的酬谢就是给了他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政界人物都更大、更持久的权力。

在胡佛掌握的所有机密中，防守最严密的莫过于他的个人秘密。作为全国最有权力的机构（有人对此尚持不同看法）的首脑，胡佛的影响遍及政府和社会。他竭力抵制住了外界人士想独立地了解他在干些什么，他是怎样干的以及他知道些什么，他是怎样知道的这样一些情况的企图。半个世纪的离群索居使他成为一个神秘的神经质人物。有关他的传说越来越多，他的声誉中也总是混杂着一些谣传和迷信。历任总统、国会议员、司法部长和公众对于胡佛本人和联邦调查局的了解总是只限于胡佛想叫他们了解的范围内。

胡佛和他的联邦调查局随着他的去世又从神话还原为凡态。调查和揭露剥去了联邦调查局的防护层，该局侵犯民权的事例源源不断地从档案中被揭露出来。关于胡佛的事业的官方描述已被扬弃，

变成了供人研究的滥用官僚权力的未了公案。最后的印象是持久的，所以，人们对于胡佛的记忆只是他的非法监视手段和他所不欢迎的讲演和信仰的私下攻击。声誉崩塌所产生的碎石将胡佛连同产生胡佛的势力一道深深地埋葬了。

胡佛的早期生活在他生前就已经成为往事。他的家庭、教会、学校和朋友全部属于过去的事，被他后来的荣耀所掩盖。他早期的成败使他从中学便懂得了什么事情可行，什么事情不可行，而国内和国际上的大动荡为他提供了第一次与共产党人较量的机会。所有这些也都已成为过眼烟云，统统被人遗忘了。总统和公众从他的讲话里听不到古战场的回音，而那是只有他自己才记得的东西。很少有人知道他过去汲取的教训。当他咒骂共产党时，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指的是盖斯·霍尔和赫鲁晓夫或卡斯特罗，还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或爱玛·戈德曼。当他攻击中伤黑人激进派时，他指的是兰普·布朗、小马丁·路德·金呢，还是指从马库斯·加维——他的第一个牺牲品——开始的一连串黑人领袖？甚至他可能想得更远，或许记起了他幼年时代居住在种族隔离的华盛顿时期的恐惧与憎恨？当他对下属高谈阔论犯罪浪潮时，心里想的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流氓阿飞和抢劫犯，还是迪林杰和“机关枪凯利”？当他严厉指责一些庇护激进派的假开明人士时，他说的是拉姆齐·克拉克、罗伯特·肯尼迪呢，还是仍然在向那些曾在1919和1920年反对他的民权主义者开火？

在所有的国家中，一些同时代的人在精神上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纪和不同的城市。胡佛虽然生活和工作在世界上最强国家的首都的中心区，但他毕生都梦幻着本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的美国人同志趣相投的邻居共同居住在小小的社区里，对自己的成就充满自豪感，憎恨批评意见，强烈反对变革。当20世纪的大社会准则席卷美国时，旧的价值体系被破除了，旧的习惯被摧毁了，旧的领袖被赶下台，深惜现状遭到破坏的美国人把胡佛看作一位理解他们的忧虑和愤懑，并能防止外来势力、陌生民族和危险思想侵扰他们记忆中的

美国的强大卫士。

胡佛至死都在大声疾呼地斥责合众国的永久敌人——罪犯、共产党人及其纵容者。他的话象是呼吁上帝惩罚罪人的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古代祷词，使人听了心有余悸。胡佛用来判断当代世界并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的那个美国早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出生前就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探索胡佛的思想、感情，他惹怒总统和镇压共产党人时的意向以及他如何靠强烈的性格和决心把持权力如此之久的根源，把我引到了本世纪初华盛顿国会山背后几条街区之外的一个僻静广场处——J·埃德加·胡佛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西沃德广场的胡佛一家.....	(1)
第二章	敌侨司.....	(32)
第三章	红色岁月——成功的教训.....	(52)
第四章	红色岁月——失败的教训.....	(88)
第五章	助理局长.....	(123)
第六章	日新月异的岁月.....	(137)
第七章	新政下的联邦调查局.....	(169)
第八章	联邦调查局在前线.....	(222)
第九章	冷战时期的国内安全.....	(266)
第十章	艾森豪威尔当政.....	(301)
第十一章	肯尼迪司法.....	(341)
第十二章	约翰逊时期的联邦调查局.....	(382)
第十三章	尼克松与胡佛.....	(426)
后 记	情报自由.....	(474)

第一章 西沃德广场的胡佛一家

我幼年时就接受了基本信仰，玩世不恭者可能对此嗤之以鼻。例如，我接受的教导是：在所有书中，《圣经》至上。当时，孩子们被授知国旗的含义：它是生命、自由和正义的象征，要捍卫它不受任何褻渎。

1959年11月9日于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胡佛

国会山背后三条街区之外，即北卡罗来纳大街与宾夕法尼亚大街交叉处，有一个广阔的广场。这个广场的边上耸立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屋，它令人们记起一个世纪之前的人在建筑上是多么注重高雅的外观。但广场的西边新添了一个加油站，还有一个象是罗马式的砖和混凝土结构的新式教堂也在广场南边占据了一大块地方。草地没有修整，任人践踏，树木稀疏，都在挣扎地活着。斜穿广场的宾夕法尼亚大街已扩展成一条大道，它就象个漏斗一样，早晨将上班的人漏向国会山，到了晚上，又将他们排掉。这些老式房屋的门前车水马龙，人流不断。广场本身也随着华盛顿在20世纪中期时的不断扩大和追求高效、便利、秩序而被淹没了。

本世纪初，西沃德广场的街道中，第四、第六街和“C”街的南北分道都很狭窄，是石块路面，人行道用砖砌成，道旁绿树成荫。宾夕法尼亚大街是两条狭窄的车行道，中间被一条林荫人行道隔开。道旁的住户们被树木和灌木丛遮住视线，看不见在街上行驶

的有轨电车。一个铁铸的标杆和围栏环绕着被照料得很好的草坪和花坛。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庭世代就住在这僻静的地区。他们为这个居住区的教堂、学校及他们在政府中的职务感到自豪。这个地区的人无忧无虑，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确信他们的成功与幸运足以证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尊敬和捍卫的。

从西沃德广场 413 号到国会山，散步只需五分钟。约翰·埃德加·胡佛于 1895 年 1 月 1 日出生在这个地方。77 年后，他的遗体又被停放在这里供人瞻仰。他在这里住了 43 年，直到他的母亲 1938 年逝世后他才离开。他是胡佛家族中最后离开此地的人。他离开时，这片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西沃德广场的古老价值观，即南部的、白人的、基督教的、小城镇的、本世纪初华盛顿的价值观始终伴随着他的余生。

埃德加于 1912 年曾在一个小日记本中记录了胡佛家族的重要资料，当时他 17 岁，在中区高中高年级读书。“1857 年 11 月 21 日，”他开头写道，“我父亲狄克逊·N·胡佛出生在西北区第六街道第（空白）号，我母亲安妮·M·夏特琳于 1861 年 9 月 12 日生于华盛顿。狄克逊·N·胡佛于 1879 年 9 月 17 日 8 时在东南区的‘B’和第四街长老会教堂娶安妮·M·夏特琳为妻。那天，天气凉爽，夜色迷人，切斯特博士主持婚礼。这是国会山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婚礼。教堂从里到外直至门口和台阶上都挤满了人，当时我父亲 22 岁，母亲 19 岁。”

埃德加的父亲狄克逊·耐勒·胡佛在距西沃德广场三英里处的华盛顿西北区长。那里靠近胡佛后来就读的位于西北区第七街和“O”街的老中区高级中学。狄克逊的父亲，即埃德加的祖父约翰·托马斯·胡佛在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印刷所工作，狄克逊后来在这里当制版工，最后成为印刷所所长。据胡佛家族里传说，约翰·托马斯·胡佛之父，即埃德加的曾祖父是个泥瓦匠，曾参加建造国会山。狄克逊的母亲，即埃德加的祖母，一直与她的小儿子霍尔斯特德·胡佛住在中区高级中学附近。霍尔斯特德同埃德加一

样，也一直没有结婚。他同他的孀居母亲住在一起，直到她去世。

埃德加的母亲安妮·玛格丽特·夏特琳在西沃德广场长大，她的家庭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定居在那里了。她的祖父母约翰和安娜·希兹1820年左右从瑞士移居到这里。约翰·希兹是一个采矿工程师，他曾在苏必利尔湖产铜区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金矿工作过。1853年，已在华盛顿定居的希兹成了瑞士领事（当时在瑞士国内属高级外交官职位）。在他的三个孩子中有埃德加的外祖母玛格丽特·夏特琳太太和一个也叫作约翰·希兹的舅爷。这位舅爷于1864年接替其父作了瑞士领事，当时，该职位已升为总领事（希兹及其父亲大概都保留了美国—瑞士双重国籍）。在埃德加的孩童时期，他的外祖母夏特琳住在广场对面，她和埃德加的舅爷常在星期天去胡佛家作客。这一家星期天的晚上通常是这样度过的：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的桌子旁，由白胡子的瑞士总领事领读《圣经》。从夏特琳这边算来，埃德加是哥伦比亚特区法官威廉·希兹的亲戚，也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哈罗德·伯顿的远亲。

安妮和狄克逊婚后搬到东南区国会山第六街的一处住宅里，那里离安妮母亲的家很近。据年轻时期的埃德加的日记记载：“1880年9月9日（星期四）凌晨2点30分，我的父亲狄克逊·N·胡佛和母亲安妮·M·胡佛生下了小狄克逊·N·胡佛。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医生是麦金姆。狄克生在东南区第六街第（空白）号。”这就是埃德加的兄长狄克，比埃德加大15岁。他在个人事务和公务方面都是他弟弟的榜样。

“1882年11月12日（星期日）上午10时，”日记里继续写道，“我的父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莉莲·汉弗莱·胡佛。这是个快乐的日子，医生是麦金姆。莉莲的出生地点是东南区西沃德广场414号，这是她外祖母（玛格丽特·夏特琳）的家。”胡佛的双亲先是搬到了这里居住，后来才买下了公园对面的房子。八年后，当胡佛家搬进了他家的永久住宅西沃德广场413号时，另一个孩子又加入到由10岁的小狄克逊和8岁的莉莲组成的行列里。“1890年6月2

日（星期天）下午3时，我的双亲生下了塞迪·玛格丽特。这一天是晴天，很热，医生是马伦。塞迪的出生地点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沃德广场413号。”

三年后，当老狄克逊36岁，安妮32岁，而狄克和莉莲分别是13岁和11岁时，胡佛家失去了3岁的孩子塞迪。“1893年8月2日，塞迪·玛格丽特因患白喉死在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她被葬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墓地。”塞迪的墓地成了胡佛家的圣地。埃德加在信件和日记里都提到过去这个墓地锄草的事。塞迪死后不到一年半，约翰·埃德加·胡佛出世。埃德加在日记里记载道：

“1895年1月1日上午7时30分，我的双亲生下了约翰·埃德加·胡佛。那天很冷，有些积雪，但很晴朗。医生是马伦。我的出生地点是东南区西沃德广场413号。1901年9月，我6岁时进布伦特学校一年级读书，1909年6月我14岁时从该校毕业。我从未留级，品行优良，在每个年级都有很高的威信。除七年级外，我每年都在布伦特上学。我七年级时在华莱克上学，八年级时又转到中区高级中学。我最好的班级老师是八年级的老师多尔顿小姐，她是个杰出的女人，从道德上培养我；七年级的老师斯诺登小姐，她从智力上培养我；四年级的老师欣克尔小姐，她培养了我的纪律和智力。五年级第一学期，我考试名列第一，平均分数为93.8。三年级第二学期，我名列第一，平均分数为96。三年级全学年，我考试名列第一，平均分数为95.8。”

埃德加是他父母的宠儿，他的父母溺爱子女。直到他们谢世为止，他们一直对女儿之死充满内疚之情：在一个暑假里，塞迪死于白喉。埃德加的哥哥、姐姐大概也是出于丧妹之痛，对埃德加特别珍爱。总之，这位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全家的宠儿。

埃德加出生那年，华盛顿约有250万人口。当时，人口是以每年5000人的数字递增的。国会东街以北，到处是新建的住宅，但在国会东街下方的华盛顿东南区，即胡佛一家所在的西沃德广场，都

是几十年的老住户。这里树木茂密，别有一番富裕、安定的景象。该区还建起了公立学校和新教教堂。1890年，这里有了自己的高中——东区高级中学，当时的校址就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和东南区第七街之处，与西沃德广场相隔一个街区。

从母亲娘家方面看来，埃德加的家庭比附近多数低层公务员家庭更有身份，但他们家的家境并不富裕。西沃德广场的住宅大多是砖或石结构的三层楼房，而胡佛家的住宅（同小狄克逊要买的隔壁的房子一样），是一栋简朴的二层木屋，外面是水泥刷成的墙面，有黑色边框和百叶窗，座落在广场高处，门前那七级台阶的下面就是街道。这座房子楼下的前廊朝北，每逢烈日炎炎的下午，就成了避暑的理想地方。住宅的后院朝南，阳光充足，长满了安妮·胡佛种的玫瑰和紫藤。楼上有三间卧室，当哥哥姐姐住在家里时，埃德加睡在楼下的后厅里。安妮·胡佛象多数华盛顿白人主妇一样，雇了一名黑人女仆，她每天来帮助烧饭和打扫房间。

国会山一带的住户虽很体面，但声望不高，也不太富。西沃德广场是美国白人、新教徒和中产阶级社会的缩影。在这一带，富户寥寥无几，但也没有穷人，除了每天来帮助做饭和打扫的黑人外，这里是清一色的白人世界。这里唯一的宗教分歧就是路德教、长老会及公理会之间的友善竞争。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不认识同他们的地位相差悬殊的人。那些已经几代脱离体力劳动的中产阶级富户住在该市西北区，那里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的阔人们聚集的地方。占该市人口1/3的黑人住在西南区和东北远郊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或者住在白人街区中很难找到的“胡同”里。在这个富裕的首都中不乏贫民区。

华盛顿是一个具有南方特征的城市。这里移民很少，而且他们自卑感很重。中等阶层的白人新教徒越来越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因袭了种族歧视的传统。19世纪50年代，在整个南部，关于黑人的立法使得黑人沦于无权的地位而且遭到隔离。不久，华盛顿的黑人就感到有一股迫害与侮辱的新浪潮正向北方袭来。1900——1920

年间，即胡佛5岁到25岁之间，特区为黑人划定了专门场所。到威尔逊总统任期结束时，没有设隔离的公共设施只剩下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公立图书馆及格里菲斯体育馆的看台。

在本世纪的头10年里，年轻的胡佛被一个宏伟的城市改革设计——“白城”——吸引住了。那是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建筑师丹尼尔·伯恩海姆用板条和灰泥制成的一个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模型。当时华盛顿的权力分配从种族意义上以及在便利设施和社交上排斥黑人的作法也正在使华盛顿变成一座白城。

公立学校一直是黑人遭到隔离的地方，但当时隔离范围已扩展到教堂。去白人教堂做礼拜的少数黑人感觉到不受欢迎并被禁止参加白人宗教会议，黑人妇女被要求退出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和许多其它慈善团体。1904年，政府机关里首次建立了隔离厕所与衣帽间（“黑人角”）。年复一年，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通过反混血法、居民区隔离法和在有轨电车上实行隔离。在华盛顿，黑人一度可与白人接触的每个生活区，如饭馆、理发馆、剧院以及慈善和社会组织，黑人都遭到了排斥，被限制在自己的下等活动区中。到了1920年，华盛顿的黑人终于被迫生活在历史学家康斯坦斯·麦克劳林·格林所称的“秘密城”中。

埃德加幼年时期主要由哥哥姐姐照料。狄克回忆说：“我用妈妈给埃德加买的那种老式高轮婴儿车推着他绕行国会山，想必绕了一千英里。带埃德加出去透空气是我每天必做的事，我把他的奶瓶塞在婴儿车里的枕头下面，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几个小时。”

本世纪初，国会山仅有的主要公共建筑就是国会大厦和国会图书馆旧楼。1902年，新的城市规划公布后，华盛顿开始致力于美化城市。埃德加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期里考察了这个城市的规划，这项活动先是坐在婴儿车里，后来步行，然后又是骑在自行车上进行的（20世纪初，华盛顿已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建筑群变成一个秩序井

然的雄伟城市，建筑物之间留有空旷的间隔，父母们很放心让孩子们去街上活动）。在本世纪初的前10年中，国会山两边与西沃德广场几步之隔的地方建起了参众两院的办公楼，胡佛住宅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也建起了一个新的联合车站，用以代替林荫路口有碍观瞻的铁轨和旧车站。使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狗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正在扩建的横穿市区的石湾公园，这里有深谷、山洞和幽径。胡佛当时在那儿照的一张相片至今仍保存着。相片上的他穿着结实布料的灯笼裤，身旁是他的自行车。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健壮、粗鲁而朴实的少年，在相机前表现出一副不耐烦、不自在的神情。尽管十几岁时和二十多岁时，即在中区高级中学和司法部为自己开辟道路时的他，身体瘦削，有一副消瘦而神情热切的面孔和敏锐的目光，他那宽宽的脸型和健壮的体魄，仍可预示出他日后的形象。

在埃德加年轻时，胡佛一家人很少分离。狄克在27岁结婚前一直住在家里。他婚后买下了隔壁的房子，于1908年在那里生下了他的长女。莉莲也一直住在家里，直到她25岁结婚时才搬到几个街区以外的宪法大街附近的N·E·第十街。同许多关系密切的家庭一样，胡佛一家人总是喜欢全家团聚在一起，而同家人分离，感情上就很难受。胡佛的父亲尤其如此，当他因事外出时，他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妻子和小儿子的思念之情。

1904年，埃德加9岁时，他的父亲老狄克逊因事去圣路易，他在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埃德加，我知道你很想收到爸爸的信，所以我今天早上就给你写这封短信。这个城市很大，到处都是人，有些地方很美，但我想你和你妈妈是不会喜欢这儿的。每个人都是匆匆忙忙的，但我还没有碰到什么坏人，也很少遇到警察。密西西比河水位很高，河水混浊，水管里流出的水也很混，要过滤后才可饮用。好好照顾妈妈，我回来时会给你带好东西。不再写了，因为我要去距这儿四英里远的交易会了。就此停笔。向所有人问好，我还请你代

我拥抱一下妈妈，并给她一个甜蜜的长吻。再见！爸爸”

不久，安妮·胡佛带上埃德加去圣路易看老狄克逊，因为他暂时不能回来。他们三人一同逛了1904年的圣路易交易会。当埃德加和母亲回华盛顿去后，老狄克逊大为悲伤，他给埃德加的信中写道：“老朋友：你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你写得很好。我很高兴得知你身体好多了，好好照料自己，别太用功了。这里很冷，如果你在这儿，那件大衣正好穿得着。我就睡在你的小床上。如果你在这里就好了，我早上就可以跟你打仗了。妈妈也许以为你不够结实，可以让她跟你打一仗，她就会明白了。自从你和妈妈走后，我还没有去过交易会。我要是去那里，看到合适的东西我会给你买的。好好照顾妈妈，现祝你晚安。做个好孩子。使劲儿吻你一下。爸爸”

安妮给埃德加的信尽管也充满爱子之情，但不象她丈夫的感情那般脆弱。1906年10月，安妮去纽约和波士顿旅行时，正值埃德加11岁。她给她的“小埃德加”写了封信：

“当妈妈给你写这封信时，蒸汽机车正从我的窗前飞驶而过，因为高架铁路正好经过我的窗前。门前就驶有有轨电车。纽约真是一个繁忙的地方。昨天下午，我们乘游览车沿着河边公园和第五大街穿过中央公园。多么漂亮的房子啊，到处都如此漂亮，简直如临仙境。我期望着你长大，到时候也能看到纽约的一片大好风光。”

安妮·胡佛家教很严，对胡佛赏罚并用。她在信中继续写道：“得知你的拼写和算术成绩很好，我很高兴。你要努力学习功课和音乐，做个好孩子，因为妈妈想要你来巴尔的摩旅行。”她比胡佛的父亲更重实际，“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感觉不舒服，就吃编号10；如果感冒着凉，就吃编号7。我很高兴你在使用我们的房间。把一切都照料好，别在街上乱跑。爱你并吻你。爱你的妈妈”

安妮所感兴趣的一是家庭，再就是与邻居闲谈。仆人们认为她是一个很严厉的女主人。她在1912年给埃德加的一封信中讲述了她与厨娘的一次争吵：“你觉得贝尔今天上午的表现怎么样？我刚进厨房，她就跟我吵起来，我就听着她唠叨。等她干完活儿，我对她